

哀情

小說

碧石

血中

下冊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四年十一月初版

小哀說(碧血巾)全二冊

每部定價洋五角五分



分 售 處 發 印 發 編 譯 者
行 刷 行 所 所

溫州 長沙 雲南 北京

福州 常德 天津 西安

廣州 開封 成都 保定

汕頭 南昌 重慶 山西

濟南 南京 漢口 奉天

石莊 杭州 武昌 長春

進 文 文 上 上
中 上 上 上 上
華 海 明 海 明 海
書 球 棋 盤 書 書
步 步 步 步 步 步
錢 塘 蔣 景 細 細
塘 塘 景 景 細 細
蔣 景 細 細 細 細
書 書 細 細 細 細
書 書 細 細 細 細
書 書 細 細 細 細
書 書 細 細 紆 紆

小哀情說碧血巾卷下

錢塘蔣譯

第十九章 雷移

余聞默雷述及約翰意至歎動。于是乃復述曰：方約翰留于珊昔高也。太尉愛其勇，朝夕與議軍事。同艦多忌之者。譖于太尉。太尉禮貌顧不衰。至是杜軍環攻圍艦于中央。日以火器相搏。奧艦不能支。速降。速降之聲喧于耳鼓。太尉命凡不罹疫者咸出戰。炮火盡則以槍彈。槍彈盡則以刀械。刀械盡則以徒手。必不令此艦有一人一士避敵。生還以辱吾匈加利人種名譽。發令之頃。艦隊大呼赴敵。砲彈雨集。煙焰漲天。太尉耳際飲一彈。血下注。以刀截戰襍塞之。督戰弗少懈。猛聞艦尾囂甚。而杜軍忽下休戰之令。一卒走太尉側。報告。榜上有。素懸一白旗。而伊斯約翰則不知所往。太尉大震怒。乃明彼軍所以休戰之故。

意殆將受俘虜。于是命速裂白旛。察軍中間諜縛之。督戰益急。此時拊旛之人。蓋卽的黎約翰。欲以搖奧軍之心也。

旛旣撤。而杜軍亦怒。謂此虜設策緩攻。乃耗其黃金之暑。刻靡諸軍急攻。不擇壯者病夫。將悉爲戮。然。是時奧艦隊知必死。無一退縮者。兩軍擊傷之數。頗相當。無如子薦。將盡。而杜軍仍銳進。不已。拉陶太尉。乃嗔目大詫。擊槍擊敵。已拚葬此身于塞納河流域。

此時士卒皆無生氣。唯不甘捕虜之心。始終不變。乃忽于拉陶太尉之側。聞一最美滿之音。曰我軍努力。彼艦將沈。一彼艦將沈。II艦衆際此。亦不及察。此言爲何人所發。唯冀或符斯言。良爲幸福。乃此言未絕。敵艦忽碎。然一聲黑烟。如霧。艦中砲位。爲藥力所捍。口門亦移向法艦。轟擊一時。硝氣迷空。赤舌耀日。焦片敝鐵。與零齒斷軸。徧天飛舞。沿川而下。奧艦以距離尙遠。竟未受其衝突。而慶祝之聲。浮于波面。與炮火之砰磅鞶韁相應。

太尉雖覩法艦失敗。而檢點遺軍死傷至夥。方正嗟訝。此時突有一精神活潑。身着水衣之勇士來于太尉之側。而手中又携一人首默雷言至此。又擊其酒。孟顧謂余曰。密司知此來者爲何人乎。蓋此人即密司所至欲聞之。伊斯約翰而爲之所讞者。則主張私懸白旂之的黎約翰也。

先是塞納河中本有水雷數處。爲亂黨防堵聯軍之用。拉陶太尉至此。本欲掃滅。爲伊斯約翰所止。乃選擇一轟射不及之地停泊。法艦旣至。太尉以巡查命約翰而的黎乃趁交綏之頃。私懸白旂。蓋將動我士心。效力于法之亂黨也。約翰警覩此狀。卽遣一卒馳告太尉。而已則潛躡的黎之後。瞞不備。剗其首。乃投身波中。往探水雷之處。故先時羣不知爲何往也。

水雷之位。適在兩軍相距之中。心點以故。雖值礮戰。而藥性未爆。發約翰。此時乃爲一絕大危險之事。潛移易其位置。令與法艦相當。嗟乎。此事之險。寧待余言者。微論機括。一觸立即齧粉。卽不然。而法艦少覺。其動作亦安。望生還耶。然

約翰竟完全佈置復佩的黎之首。至于珊昔高既登艦首乃以槍猛射水雷之處而大聲呼敵艦之將沈。斯時太尉以臨陣故未遑探悉不及一分鐘而爆裂之機發矣。斯役也苟非約翰能以身試險全艦豈無幸余所以能知之審者以位置水雷之頃實余身左右之故新聞紙謂珊昔高之獲全出于余兩人以此事也其實余何能爲仍賴約翰提倡耳言已掀髯而笑意乃甚得者余于是訛之曰此事實少將有力否恐約翰獨力難支耳默時又飲盡一盃且飲且言曰余果有力乎然余固自謂此事非余而約翰力亦能及第事後無余爲證人彼將受嫌疑余謂爲約翰表明地則此際從行實良有裨益否則約翰雖傍苦誰能見之耶

蓋太尉旣見約翰方詰其臨陣他往不先報告之咎以爲困難時不得其力殊負平時推重旣覩的黎首又疑其擅誅心滋不悅斯時余乃具言約翰冒險狀且及的黎誤師事太尉乃大悅圍解而珊昔高艦隊遂歸國約翰右臂以捕的

黎故受一創深入腠理。艦中軍醫言病在骨。骨受毒則變壞。延及腦筋脉管。不瘳。渾當損生命。在法當斷去。嗚呼。密司一君須知。約輸勇少年。寧肯廢其右臂者。于是不聽醫言。寧束手以待斃。比及維也納都下。歡迎軍隊已不能舉手爲禮。

言至此。隱乃儳言曰。當今世界醫學。以歐西爲盛。吾歐辨別全體生理。誠能剖析入微。彼亞東老大帝國。日究經脈運氣。致視血管如界線。構虛理以欺人。流毒至于無藝。然亦有一端足取者。不似歐人動以刀鋸從事也。時余頗欲聞其究竟。懼隱撓其詞鋒。止之以目。隱乃無言。

默于是續言曰。斯時有哈弗斯堡古巴者。卒業柏林醫學校者也。古巴有妹曰愛格。柔曼白皙。雙瞳剪水。而纖腰約素。其風度殆世界之山倫篤也。(山倫篤天星之女) 默雷言及山倫篤。忽注視余面。曰余言愛格。密司固如大受激刺者。何也。

余是時覺兩頰如蒸意紅潮雙暈矣。聞言乃無以相荅。惟力白曰否。否然此聲甚微殆若不肯爲余諱者。

默雷復曰。愛格者不獨天生麗質。其學力亦實能令人驚奇。蓋彼雖婀娜如楊柳。而于軍事界之練習。過于男子。實女界之英傑也。當約翰至奧。愛格亦觀軍隊。見約翰頗心許。繼聞其病。良代惋惜。古巴足時適家居。新發明一壞骨接續法。謂愛格曰。妹誠惜此勇少年。余有術醫之。雖使骨牙腐變。皆能使之復其舊物。而腦經血管。皆如自然原料。一洗歐西之木手木足之陋習也。愛格聞之。至欣動。乃從拉陶太尉間接。以告約翰。約翰于是遂至哈弗氏就醫。

古巴之治約翰。凡閱三晝夜。而臂如常。與平人殆無差異。蓋彼以化學上之研究。製造骨肉各體。就其變壞之處。修補彌縫。只有剗剔之功。初不因一損而去其全部也。修補之時。彼以麻醉藥迷蒙約翰。令暝如死鼠。而愛格則朝夕看護。日爲不交。及古巴以化學所煉之質來。愛謂獲一休息。此女之與約翰。亦可謂。

有。情。之。至。矣。余。聞。至。此。神。經。不。覺。又。一。震。

第二十章 獵游

默雷是時已盡葡萄酒兩瓶。面色微酡。復高談曰。此女之爲約翰。其感情至深而無藝。彼又得乃翁遺產。歲入可萬磅。尤足恣其揮霍。蓋約翰居哈芬氏者。兩閱月愛格之供給。幾不可支。

愛格之美麗。在吾奧實爲不可多覩。余曾與之一接于茶會。其婀娜乃如行海之螺針。令余睛球隨之而轉。嗚呼。余拙于辭令。不能摹繪其萬一。第吾歐于姿首極美者。則稱爲仙。余亦名之以仙而已。

此仙人旣抱此麗質。社會之覬訂婚約者。乃至繁夥。吾奧皇帝之弟弗禮親王者。醉心尤甚。至于攝影館中。徧購愛格肖照。置于臥室。以示愛慕。至交際之場。偶或相遇。輒便傾倒而愛格。則淡漠有加蓋。其嗜冷之性。然也。自約翰主于其家。愛格以彼爲世界勇少年。青睐相矚。凡百供給靡所憚。而門牆之俗客。則麾

之三舍矣。

約翰病新起。頗欲外出。以新空氣。愛格。情絲。既。冒。時。恐。其。隨。風。飛。去。計。惟。同。行。良。便。否。安。知。不。力。避。愛。網。潛。行。遜。脫。耶。默。言。至。此。余。以。其。語。雜。嘲。詆。頗。疑。非。信。默似已覺。

笑謂余曰。密司殆以余唐突女子過甚耶。殊不知余言非無所自。近者波希米阿省新發行一大雜誌。有名士沙爾波者。詳誌約翰愛格之歷史。載之劄記。所言乃約翰口述者。故非誣也。

言已復續述曰。當約翰之欲出遊也。愛格以維也納繁盛。塵俗氣。忿集。不出而射獵可使腦筋活潑。惟約翰亦以久與鞍馬相別。大有髀肉復生之感。聞之至爲歡迎。于是定議往加利西亞森林。加利西亞故爲波蘭地。分入吾奧者。地爲熊狼所宅。天然優美之獵場也。出獵之日。約翰軍衣腰銃。乘比利時之良馬。馬名賽。潑比之名駒也。比國牛馬。

之種最勝冠出于吾歐各國購其種以歸一再傳輒弗良意亦滋養料與風土使然耳約翰所乘爲愛格所親購者故毛色棗頰捷勝于常騎愛格所駕則一白如銀不少駁雜馬上仙人則爲素潔之獵裝與吾奧藍色之常服迥異旁觀疑其從雪山來也

愛格之侍從亦自爲一隊各荷槍械從其後有獵犬數頭其最鷙者名曰賽吞賽吞者毛茸茸如獅數里外之獸蹄能伏地聽其踪跡良畜也約翰旣與賽濱賽吞相追逐後騎益以妙麗之愛格馳驅原野空氣澄鮮以久蟄病室之人驟遇此境聞視神經皆爲一爽

風馳霧掣斯須已過布列斯堡遙望加白的山上接霄漢至此乃下騎乘山行車車以二人舁之上則進行下則逆退以防傾跌山中有瀑布飛濺潰沫漸漸清人骨髓雖未知視美洲之大瀑布奚若亦吾國之勝境也復前行已達加利西亞然崎嶇日薄鴟鳥號林雲合四圍天低野樹時已曛黑是時約翰欲張行

幕憩息。一宵翌晨合獵而愛格興致甚豪顧以爲未可。

俄而愛格傳令燃火隨行女婢各以松枝扎縛澆以膏明若野燒賽吞率其儕爬搔狐兔淺草平原之際乃大繹騷無何一狼起于檣櫟林外約翰連發兩槍一洞胸一中額娘子軍乃大歡呼不啻啼花嬌鳥也然狼乃爲羣狼之偵隊前者雖殪未及一分鐘狼羣乃大至喧聲哀厲林木震動風掃敗犧亦若助其威勢約翰雖發數槍而來者益衆蹄迹已及愛格之馬

賽吞見敵奮跳狂噬齕狼之脰其餘諸犬猛鶩雖遙顧亦斃狼甚衆此時愛格奮其如花之妙腕出連珠彈彈必貫狼之睛女侍各以槍上下擊雖不能如愛格之尺寸不移而皆命中火光熊熊彈煙幕幕此狼羣數十頭俄頃殲盡愛格乃傳令少歇收集齒革張幕以待曙光

四山風靜明星燦爛窺幕內賽吞輩伏齕狼之斷齒矻矻有聲乘馬則繫于林邊以芳草芊綿驕嘶皆歇約翰與愛格帳中閒話娓娓不倦言次極贊其槍法

之捷愛格微俯其首手撲雲鬟粲爲一笑若不勝滿意者嗚呼此時約翰蓋如臨萬丈情坑少須卽墜若以鄙人當之殆不知如何自拔也

坐談之頃幕外忽若有物慄然動其氣咻咻身殆巨甚賽吞以鼻嗅地狀似甚懼約翰偶回首驟見一茸茸之掌已撬幕而進驚呼曰此熊也速掣槍以備于是各戒嚴起愛格則尤極歡躍潛出幕蹤熊之後約翰從之俄而大聲槍聲人聲一時並作熊驚竄蹤幕而逸愛格必不肯捨手一槍中其尻熊負痛狂擲轉返身撲人羣直取愛格之面部約翰欲發槍懼傷愛格欲以佩刀刃熊懼不勝遽伸腕力曳熊頸竭力以刃貫其喉喉血如注顧其反抗力絕迅約翰初瘥之臂幾不支

愛格于柔術頗嫻熟當熊撲其面轉奮身從熊腹穿過以故約翰扼熊頸時愛已立于其後至此覩約翰之力將憊乃施其擊狼之技轉出約翰前呼曰約翰君注意余將擊此熊之眼斯時約翰手尙未釋熊之頸毛聞言知愛

格已脫險遽釋手却步熊得釋驟躍起而連珠之聲已灌耳鼓熊立仆地視之僵矣。

諸人負熊歸幕乃驟有燈火一隊其疾如風穿林而至呼曰取熊者止！取熊者止！女侍駭曰山盜至矣約翰與愛格咸却顧而來者已近蓋約翰之情仇非山盜也。

愛格之于約翰愛情甚篤而約翰初未爲之動然自外界視之則艷羨無已蓋愛格立身之高乃如踞于黑爾姑兒斯山之頂趨之每易顛躡此來者卽爲弗禮親王聞約翰與之獵獸追蹤而至適搜林獲熊逸而至于愛格之幕至此見已爲所獲假此原因率衆而至也。

愛格旣睹弗禮乃曰親王今日亦出獵耶所獲幾何矣弗禮笑曰余熊適斃于尊檜奈何愛格曰親王愛之耶請仍以奉獻弗禮曰是區區者旣爲密司所得分應爲密司有何讓爲時約翰已返幕弗禮顧之不見乃漫言曰有一法國折

臂兒密司乃獨未携之乎余謂此異國人大宜疏逖不解密司何以引之入室言至此面現妒色

第二十一章 讷走

默雷談次視壁上時計已及四句曰余貪述約翰歷史夜已深矣密司與先生得母倦聽乎余不待老人之答遽應曰余輩方樂聞何言倦也第先生盍少飲咖啡以潤燥吻默曰余以酒代之可耳密司亦知余當匈牙利反抗奧皇時余在阿拉德演說至一日之久未嘗少輟耶于是默復言曰當弗禮親王接見愛格既爲彼嫚侮之言愛格乃微哂曰親王！王每薄異國之人以爲不敵匈加利人種然女子生有特性頗不願隨人之愛憎以爲愛憎王謂此言信否弗禮親王乃默遽曰余今必以熊爲密司勝利茲夜已深別矣

弗禮既率獵衆復歸其幕愛格懊悵曰今夜乃與此偷遇令人殊難耐約翰曰密司何謂彼王嫋武事且于密司極誠懇奈何目以荒僞此時愛格急握約翰

之手曰幕外月色殊佳余將與君同覽遂令諸人休息共步而出至一林次天下女子之心凡于其所注意之人其言動視息靡不研究約翰之感念愛格愛豈不知顧覺其纏綿膠合之中似劃一至嚴之界限若明示以此生不能達夫婦之目的者嗟乎明慧如愛格寧不知此故欲于閑步之頃探此秘密然發言則又甚艱此時二人各席地坐相對無語久之愛格忽顧約翰曰約翰君！君視妾較初遇時殆增老矣嗚呼歲月如流青年棄我人生若大海浮漚少瞬卽爲風潮捲去可悲孰甚約翰曰以僕視卿頗不謂然卿宜早有所託則未來幸福正未可量愛格是時不覺脫口而出曰可託安有如君者然……語至此聲帶悲哽腦中似覺含無限幽怨一齊迸出將其聲浪阻住約翰覩其如此淒咽良不忍轉慰之曰卿能納余一言余將抉肺腑以與卿共語嗟乎以卿道德之高學業之粹加以優美之質余卽鐵石爲肝亦醉心久矣顧余今欲有以達余摯愛之目的

則將有所負于他人。夫負及他人，余之道德墜矣。卿安取此無道德之人，庇而覆之也？約翰語至此，不能復續。默揣二人斯夜之情形，殆所謂心坎肩梢，別有一般疼痛者。情絲之胥人甚矣。

愛格聞言良久，奮然曰：「余決不敢陷君以不義。然余之愛情亦絕不欲移贈他人。」伊斯約翰平余在理，不應呼君之名。第若非呼君名不足以明吾之愛願君，恕余且與余緊握手。斯時約翰神經勃勃，動不知所云。愛格緊握其手，相與歸幕。蓋是夜淚痕洗面矣。

次日弗禮親王先至維也納，以不見答于愛格，銜約翰甚歸讒于皇帝。謂法國黨人多在吾奧，若不搜捕前途之影響，非細。斯時巴黎黨人機關報章方潛行輸入，屢受政府嚴禁，不能遏止。適稅關又從紙捲煙中搜獲此等報紙，吾皇恐慌益甚，弗禮之讒恰逢其會。于是偵探視線羣集約翰身矣。

愛格自加利西亞返以伊鬱過甚，遂病。約翰雖方針難變，然愛情則純摯，自愛